

关注

在剧目生产中,比起漏夜赶科场,生产主体更应该停下来向内省思,建立剧种自信,以剧种艺术为标的,进行精准定位,量体裁衣,扬长避短,选择能够总结、提升并张扬本剧种个性的剧本,进而将剧种传统艺术特质与当代审美品格最大可能地共融一体。

剧目生产要契合剧种个性

——以梨园戏、沪剧、晋剧展演剧目为例 张帆



沪剧《雷雨》

2018年末,120个剧种在昆曲祖庭昆山开锣,它们被称为“南戏遗响”的梨园戏、莆仙戏,有明代声腔剧种昆剧、青阳腔、辰河戏、巴陵戏、新昌调腔等,有清代乱弹诸腔剧种汉剧、京剧、弹腔、同州梆子、老调、丝弦等,有近现代出现的越剧、锡剧、苏剧、文南词、滑稽戏等,有十七年期间出现的北京曲剧、龙江剧、吉剧、阜新蒙古剧以及本次普查增补剧种漫瀚剧、抽腔、佯佬剧、鹧鸪戏等。有从民歌小调发展来的各种采茶戏、花鼓戏、秧歌戏等,也有从民间宗教仪式直接生长的傩戏、阳戏、地戏、打城戏等。从声腔看有单一声腔剧种,也有多声腔剧种;从流播区域看有单省剧种,也有跨省剧种。昆山百戏盛典上展演剧种的多样性带来演出剧目的丰富性,当14台大戏、142个小戏与折子戏从平面的数据、文字到共时空舞台的立体呈现时,剧种的艺术样貌、传承现状都变得生动而且清晰起来,可谓当代人对中国戏曲发展史谱式的直观展示。

每个剧种都是区域文化的聚合体,一方水土养一方剧种,哪怕是外来剧种,在斯地经年生长的过程中,也会一定程度表现出在地化,这是文化传播的规律。带着生成历史与区域属性,每个剧种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气质,在发展过程中,也生产、积淀下与剧种个性、表演、音乐相配适的特定剧目,演对了的戏,才能演下来、传下去,成为剧种与院团的保留剧目。百戏盛典展演的剧目,无论大戏、小戏、折子戏,大都是保留剧目,传统戏居多,也有少许新编戏。历经时光淘洗,观众检验,保留剧目沉积着历代艺人的智慧与表演技艺,与剧种个性浑然一体,是剧种艺术与院团追求的终端成果,可以作为剧种经典传承,彰显剧种与主创院团的艺术品格,并维系着剧种、院团与观众的良性关系。和一些戏剧会演、艺术节不同,百戏盛典演出剧目的剧种辨识度强,大都具有回归剧种本体,与剧种艺术特质高度契合的特点,从剧本到音乐、表演无不契合舒服、合于度,可品鉴、可把玩,经得起用暂停或回放的方式对之进行剧种个性教科书式的细细剖析,梨园戏《吕蒙正》、沪剧《雷雨》、晋剧《打金枝》尤具代表性。

先以梨园戏残本《吕蒙正》为例。梨园戏历史上分小梨园、上路、下南三派,各自有专属剧本、曲牌以及艺术特征:小梨园属于家班童伶,细腻精致;上路保留南戏剧目,生旦戏居多;下南多为民间故事,风格粗犷,保留方言本色和草根气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整合的梨园戏擅演生旦戏与《朱买臣》之类充满草根气息的剧目。梨园戏有着独立完整的音乐体系、表演体系,以“十八步科母”为基础,不同行当又有不同的科介,严谨规范细腻。《吕蒙正》属于生旦戏,是小梨园剧目,下南也演,



梨园戏《吕蒙正》

老艺人说本子来自小梨园。戏讲的是相国千金刘月娥与穷书生吕蒙正苦尽甘来的故事,一句话可以道完的人生,目前恢复的折子戏要演5个小时,大量的时间空间交给表演。仰仗剧种丰富的程式与前代艺人表演技艺的累积传递,《吕蒙正》的几出折子戏将文学、表演、音乐完美结合,充分展现戏曲虚拟表演之美。舞台极简,使用全黑天幕、暖色大白光,除了一条加了红桌围的长凳外别无余物,在灯光舞美音响只提供了最基础硬件的“贫困”舞台上,观众完全聚焦于演员,这是最考表演的。在“过桥入窑”一折中,秀才外出借米,小姐有一大段整理寒窑的表演:抱石、被压手、再抱、垒灶、出窑、折竹枝、被刺手、再折、回窑、扫窑顶、灰尘迷眼、扫窑、放门帘等等,期间夹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劳作时的稚拙与劝自己接受现实的心理建设。“煮糜”一折中小姐表演煮粥、搬石头、搭石灶、涮锅、洗米、舀粥等一系列虚拟表演一气呵成,极具真实感与美感,剧中还有比比皆是的经典表演片段,如“行路”“过桥”“入窑”等。源于生活的动作,经过提炼加工,在一代代梨园戏艺人智慧的观照下,得以美化、舞台化、程式化,成为可以传递的剧种艺术。在空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程式、科步与身体语言,让虚拟表演完全具备真实性。

沪剧《雷雨》则是另一种典型。沪剧是较年轻的滩簧系统剧种,音乐使用俗曲小调等,1927年以后演出文明戏和时事剧,保留剧目有《日出》《罗汉钱》等,演出的年代戏有《啼笑姻缘》《秋海棠》等,充满沪上风情的沪剧擅演现实题材,表演偏向生活化。早在1938年还是申曲阶段的沪剧就搬演过《雷雨》。《雷雨》改编早,影响广,剧中的周家富贵时尚,西装、旗袍、网球、汽水,医生请的是“德国”的克大夫,气息与沪剧艺术特质贴合,因此即便是话剧改编,还使用了西洋乐器伴奏,在名著与茅善玉等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加持下,演出极至严谨,极至精细,小小细节烛见人物幽微情感与内心冲突,哪怕是茅善玉手中的一柄团扇,也带着傲、恨、惊、怒诸般丰富细腻的戏剧表情,是一次难得的艺术饕餮。设想一下,假如《雷雨》与《吕蒙正》互换,梨园戏的丰富科步完全用不上,而面对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过桥入窑”与“煮糜”,沪剧能用的身段程式招数也捉襟见肘,对沪剧与梨园戏都是灾难。

如果说沪剧《雷雨》、梨园戏《吕蒙正》都太有个性,不具普泛性,那么《打金枝》应该属于南北通吃的剧目。

依据普查数据,《打金枝》被豫剧、晋剧、秦腔、越剧、粤剧、祁剧、越调、曲剧、淮剧、评剧、河北梆子等11个剧种866个演出团体列为保留剧目,传播区域广,接受度高,被称为“打不完的金枝”。作为晋剧的代表性剧目,《打金枝》传承百余年,70年来丁果仙、王爱爱几代晋剧艺术大师对之进行剧种化、精细化打磨,它的舞台呈现浑然天成,珠圆玉润,晋中方言字调与音乐旋律高度协调,多个经典唱段不但家喻户晓,观众甚至开口能唱。晋剧属于梆子腔系剧种,是蒲州梆子艺人北上,融合蒲州梆子与晋中民间秧歌、小调而生成的地方剧种,音乐结构属于板腔体,适合历史题材,也适合民间生活题材。《打金枝》中的角色身份虽然是帝王侯,讲的却是家常的孝老敬亲伦理与夫妇相处之道,表演与演唱都充满了浓郁的晋中地方风情,充满了山西老陈醋的酸脆过瘾感。

不同个性的剧种涵养着不同类型的剧目,一些剧目与剧种共同生长,之于剧种就像贴标签一样的存在,提到剧目便能想到剧种,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于越剧、《桃李梅》之于京剧等等。这些剧目在创排、打磨、演出的过程中不仅使剧种个性愈鲜明,还借助一次次重排传帮带,培养了人才梯队。一些折子戏《断桥》《小二姐做梦》等被不同剧种搬演,相同剧目展现不同风貌,呈现的是各自剧种的不同优长。在剧种艺术盛开盛放的舞台上,故事已经不重要,比拼的是表演,与案头之曲不同,场上之曲原本就该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艺术。

一些古老剧种已经成为定型,一些年轻剧种还有较大的生长空间,不同剧种有不同个性,无数实践都证明,充分呈现剧种个性的剧目叫好叫座,而大量应时的新编剧目昙花一现,拿了奖之后刀枪入库,演不下去,留不下来。原因有多种,更主要在于一些主创只盯着孤立的剧目,看不到作为剧目支撑的剧种,谈不上尊重剧种个性,更谈不上从剧种艺术汲取养分。怎样让剧种滋养新编戏,让新戏像传统戏一样,成为剧种声乐音乐与表演艺术的载体,或者还只是具备培植为保留剧目的可能性,这是剧目生产首要考虑的问题。早在许多剧团以“推陈出新”为艺术生产口号时,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提出“返本开新”,《朱文》《朱买臣》《刘文龙》等“宋元旧篇”以残本的方式再现于世。在这种创作思路指导下,梨园戏《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等虽然是新戏,也拿了不少奖,却依旧在梨园戏的轨道里自如腾挪,属于“返本”之后开出“新花”。沪剧则延续着剧种传统血脉,生产出《挑山女人》等贴合沪剧特质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晋剧有《傅山进京》《麦穗儿黄了》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至2015年8月《傅山进京》的演出场次超600场,这些都源于找对本子的范例。

剧目生产兹事体大,不可率性而为,不可盲目跟风,几十年来不难见到一些院团病急乱投医,生产出的剧目与剧种特质契合度低,甚至相抵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伤了剧团元气,失去剧种复健的能力与时机。哪怕是百戏盛典,也有个别剧目遗弃自家珍宝,借鉴他人的表演、音乐及配器,致使原本个性清晰的剧种面目模糊。剧目的生产过程,是剧种艺术实现的过程,也是传承的过程,选择能充分展现剧种艺术的剧本,可以更好地传承技艺,培养队伍,对于剧种尤其是古老剧种来说更是如此。在剧目生产中,比起漏夜赶科场,生产主体更应该停下来向内省思,建立剧种自信,以剧种艺术为标的,进行精准定位,量体裁衣,扬长避短,选择能够总结、提升并张扬本剧种个性的剧本,进而将剧种传统艺术特质与当代审美品格最大可能地共融一体。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团创作的话剧《苏东坡》于4月19日和20日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上演。该剧由姚远编剧,查丽芳导演,追溯了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苏东坡44岁到64岁逝世期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平民情怀的苏东坡形象。“苏东坡不是一位可望而不可及的圣贤,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有着与常人一样喜怒哀乐普通人。”在查丽芳眼中,苏东坡感情丰富,心地善良,为人真诚诚恳。“他从政40年,为官16地,主政八州,始终不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直接导致了他的大智大慧,大彻大悟。他无论从政绩、诗文、情感上来说都是中国文人的典范和代表。”2018年3月该剧曾受邀赴京参加国家大剧院“全国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展演”。(川艺)

古老文化基因和当代艺术理念从碰撞并置中激发活力。

届时,古村落百戏节将邀请关注当下城乡社会生活的优秀艺术团体参与。其中,开幕演出为易立明执导的山地古宅版《等待戈多》。此外,导演林荫宇将再次执导奈奈斯库名作《上课》,侯莹舞蹈剧场为灵水举人广场创作的“古风霸”和为龙王庙定制的“穿越”,央华戏剧的万方新戏《你还弹他吗》等演出和活动也备受期待。(剧闻)



北京斋堂古村落百戏节五月拉开大幕

幽远沉寂的京西最大明清风格古村落,将于5月24日迎来北京远郊最具当代元素的斋堂古村落百戏节。在门头沟斋堂镇古村落的山间田野、庙宇戏台和古宅院落,10多台国内戏剧、工作坊、文学活动和京西传统戏曲将集中举办和上演,以“戏剧,回到生长的地方”为主题,构成当代审美和中国田园跨界互文的新对话语境。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是京西出塞

古道的必经通道,保存了北京地区最大的山地四合院建筑群,出土过一万年新石器时代东胡林人遗迹,富含丰厚深厚的戏剧传统积淀,近年因《投名状》《最爱》等电影拍摄于此地,灵水举人村等被人们重新认识。据介绍,古村落百戏节将以深厚的民族民间艺术为底蕴,开掘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当代剧场,强调艺术家巧妙利用错落多变的自然空间元素,打破剧场成规,重新定制形式和内涵的映照关系,让

海派讽刺幽默剧《宴席》晋京演出

由上海戏剧学院创排,孙惠柱编剧、导演的以民国最高学府之一、国立中央大学流传的轶闻为灵感创作的讽刺幽默喜剧《宴席》,近日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完成了在京首轮演出。在由北京京协与上戏演艺中心共同主办的该剧专家研讨会上,戏剧界专家肯定了这部具有狂欢、幻想式剧作的品质追求,认为是一部于滑稽幽默的风格化表演中融入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具有实验意味的小剧场演出。

专家认为,《宴席》以巧妙的方式切入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民国知识分子自尊与自卑、矛盾与挣扎的精神世界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通过对典型环境里典型形象的塑造,在对历史问题的诘问中引发了观众对当下诸多相关话题的关注与思索,在讽刺、欢闹的幽默背后,显露出创作者以舞台艺术探研社会症候与复杂人性的人文精神。专家也谈到,作为一部具有鲜明个性、内蕴丰富的历史题材小剧场喜剧,该剧在舞台节奏的控制、人物设置的内在逻辑以及风格化表演的极致化与细节把握等方面还可进一步调整、打磨,以望未来能在鲜活生动的舞台表现之外,带来更具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的戏剧表达。(罗斐斐)

创作谈

对生活原型进行心灵探究和精神提升

赣剧《红星恋歌》创作谈

姜朝皋

现代赣剧《红星恋歌》是根据江西老区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上个世纪30年代,江西苏区的年轻姑娘雨花,鼓励自己的恋人火星参加红军,新婚的第二天,火星便告别故土乡亲,跟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雨花揣着丈夫留下的红星,信守着自己对丈夫的承诺,无论生离死别,始终坚贞不改,从红颜到白发,历尽悲欢,艰苦备尝,就像一棵不老的苍松,深深扎根在养育自己的红土地上,用毕生心血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该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主人公几十年生死不变的坚守;然而其创作的难点,也正是她生死不变的坚守。

仅仅成婚一天便生离死别的夫妻,作为妻子,从此终其一生,对于生活原型,我们无可厚非。但作为一部从生活中提炼而成的艺术品,难免会带来歧义,人们会认为作品在宣扬以一而终的封建贞操观。生活原型的感人之处恰恰是艺术创作的忌讳之处,这就使这个题材的创作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中,稍有不慎,就会使作品走入歧途。是让作品胎死腹中还是寻求新的突破?题材的巨大诱惑使我选择了后者,而要寻求突破,必须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对生活原型进行心灵的探究和精神的提升。

首先要找准的核心问题,是女主人公终其一生坚守的是什么?期盼的是什么?这是全剧的灵魂,也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成了汇集民族优秀儿女的摇篮。一批批热血青年参加红军,为拯救民族危亡和谋求人民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凛然大义深深感召着苦难深重的国人,更激励着革命苏区的群众。红军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年轻的雨花耳闻目睹,心灵深处无时不刻对红军的热爱,认定红军是天下最好的党,红军为之奋斗牺牲后继所追求的社会将是最美好的社会,她发誓“嫁人要嫁红军汉,赤心永向红五星”,从而树立终身不变信念,为此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骨肉亲人乃至自己的一切。从这个视角切入,雨花坚守和期盼的就不只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丈夫,而是执著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用生命的足迹去追求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并耗尽一生期盼它的到来。这样一来,雨花坚守和期盼的内涵就扩展了,意义也有了新的升华,作品所赞美的就不再是旧的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守节,而是一种恒久的人性之美和不灭的信念之光。

在这种立意的烛照下,剧中雨花的周围,除了慷慨捐躯的丈夫之外,我还设置了英勇喋血的小号兵、舍子成仁的老班长、忍辱负重的春牛、舍身抗洪的春天,秀外慧中的秀妹和亲和能干的国庆等众多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具有象征意义的红五星作为全剧的中心道具贯穿始终,照应着重大关目,也激荡着人物心灵。对于雨花,红星是红军的象征,是丈夫的化身,是情感的寄托,更是理想信仰的支撑。于是有了赞红星、想红星、泣红星、换红星、磨红星、藏红星、盼红星、问红星、抓红星、祭红星、赠红星等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行动和情节,红星的灵魂光彩,充分显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风标,《红星恋歌》的剧名也因此应运而生。

全剧从开幕到结束,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重要年代,雨花从青春少女到花发满头,见证了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艰辛。她50多年的人生经历,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她在历尽沧桑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她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美好日子终于来到了面前。在全剧结尾时,在纪念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的村口,雨花面对乡亲们动情地说:“乡亲们!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那就是红军说话算数,共产党说话算数,我们要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过好日子!”这正是全剧的点睛之处,雨花和她周围的人以切身感受表达了长征精神深切的感念和对改革开放的热情讴歌。

雨花是一个坚韧的女人,但毕竟是有灵性的血肉之躯,五六十年守寡独居的生活有着难以言状的酸楚,回避这一点就是回避事实。所以当剧情发展到她苦苦含辛养大的养子,继承父志参军入伍,牺牲在抗洪斗争中之后,面对和自己一样又成了光荣烈属的儿媳,我安排了一段雨花发自肺腑的儿媳改嫁的唱段。这里雨花在心灵的挣扎中发出了女性冲破传统道德束缚,追求自身解放的强音,表明雨花并非封建贞操观的卫道士,于是人们也期待着雨花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向前迈进一步。

结果如何呢?一个山花遍地、晚霞满天的傍晚,在50年前红军出发长征的村头,雨花和春牛这两位饱经沧桑患难与共的老人携着红谷酒,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借着几分酒兴,春牛欲向雨花袒露心扉,道出几十年刻骨铭心的眷恋之情,希望两人能合到一起,结成贴心贴己的伴。雨花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激荡,热泪盈眶,但却再一次把春牛要说出出口的话堵了回去,两位老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一个承诺,一生坚守,一份信念,是对今天不忘初心这个时代主题的艺术表达。两代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我们这个物质日益丰富、心灵却有所荒芜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唯其牺牲,而显其强健;唯其伤痛,而显其壮烈;唯其质朴,而显其深沉;唯其坚韧,而显其隽永。从而更凸显党的伟大,红军的伟大和人民的伟大。

